

即刻出发

□王志龙

期待已久的出航,终于到来了。海平面上此起彼伏地荡漾着船笛声。

我顺着“滨港路”“沿港西路”追赶,期待着“千帆竞渡,百舸争流”的宏大场面。岸边的渔船都已经整装待发。渔船沿着海岸,一排排挤在一起,随着潮水的节奏,整齐地摇来晃去,船与船之间偶尔还会有些许摩擦、碰撞,被挂满船身的旧轮胎缓冲、抵消,这体现了劳动人民的变废为宝的智慧。船顶上各个方位,都挂上了鲜艳的五星红旗,精神十足。

离我最近的一艘船,船锚已经收起了沉重的尾巴。船长操着本地口音,用大喇叭统一指挥着船上的水手。船头、船尾各有一组人专门盯着缆绳。这艘船前、后、左面三面被其他船包围,而右边是岸。船员们在船上有条不紊,各顾各地忙着。两个人用清水冲洗着船体的甲板,不时用打湿的毛巾擦拭着自己身上豆大的汗珠;一个人在用切割机切割木板,另一人顺手把切好的木板接下来,他们干活的时候,很少说话,也许有半辈子的默契吧;还有两三个镇定地坐在成垛的筐笼上,脚支在船边沿上,身体跟着船左右摇晃,发着呆。我站在岸边看着感觉好害怕,他们却安然自若的,丝毫不担心坠落的风险。

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声,阵阵浓烟喷发出来。这时前后的缆绳感觉绷得更紧了,有时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一位老板模样的人,开车送来了四桶油漆、两个大西瓜,还有一些啤酒,都递交给了船上的水手;一位快递小哥,骑着电动车,送来两个维修完成的钢制的零件,又匆匆忙忙离开了。这时,船长下令将前后的缆绳解开,水手们快速地完成了任务。看样子,这艘船能开出去了。我焦急地等待着,希望它能尽快加入到前进的大队伍中。尽管它不属于我,也只是今天偶然间遇到了它,我却对它充满期待。

又过去了十几分钟,这艘船还被围在边上。后面的船没有出发,前面的船也没有动静,它左边的船,还是跟它贴得紧紧的,并没有离开的迹象。看样子,船还是出不去呀。这时,岸上黑洞洞的检修屋里冒出来一位戴着安全帽的工人。他的安全帽很别致,前后都带着小风扇,再闷热的地方,戴上这个安全帽,都能感受到凉爽的风,让人保持清醒。他喊船头的水手把缆绳放下来,然后将缆绳套迅速地套在靠近船身中间位置的缆桩上。我还在纳闷:船长都让收缆绳了,他怎么又让放缆绳了。

这位工人朝驾驶舱里的船长喊着我听不懂的

方言。这时,发动机突然隆隆作响,浓烟更浓了。只见船尾叶轮搅拌着泥浆,翻起白浪,那片海水好像煮沸沸腾一样。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船尾一点一点离开了岸。船头却还挤在岸边,被缆绳牵住,不能动弹。船尾“轰轰隆隆”作响,船头缆绳“咯吱咯吱”地叫,这艘船好一个神龙摆尾,将它左边的船也一起挤到了海里。整个过程,好像小毛驴拉着磨在转。我不由得对这位不起眼的“工人”佩服起来。等到船尾已经全部甩出去,这边船头又靠回到岸边,这位工人配合快速收起套在缆桩的绳子,又钻进了检修房间。

这艘船再次调整出发的方向,它旁边的船,也还紧贴着它,两个齐头并进。这时,我终于明白了,这两艘船是属于“连体双胞胎”,连它俩的装扮都是一样。以前只在《三国演义》里面听说过曹操在赤壁时的“铁索连横”,没想到在现实中真的存在着。当然,此一时彼一时。这两艘船,连在一起,在大海里真真正正的能更好地团结协作,抵御巨大的风浪。看着它们缓缓驶入海里,并有序地加入到前进的梯队中。一群群的海鸥也来凑热闹,盘旋、徘徊,同船队也一起出发了。

我向远方的船只挥了挥手,祝福他们能从远方能满载而归。



陈永建 摄

难忘那一声声汽笛

□吴革

前几天在手机视频号里看到了一个“原创歌曲‘浙江815’轮”的内容,视频以“浙江815”轮停靠在定海客运码头的照片为背景,配以歌曲和当年生活场景照片。这视频,勾起许多像我这样的老舟山人对那个年代的怀念,就如那首歌曲所唱的“难忘那条客船,载满无限怀念”。

我的老家在被誉为“离岛、微城”的嵊泗列岛。嵊泗各岛屿和内陆之间的往来沟通都是用船作为交通工具。以前嵊泗不少岛上没有交通码头,进出海岛乘船的人,先得从海边滩横(礁石)上爬上爬下,由小舢板把人驳渡到大船上去,进出海岛既不方便又不安全。之后小菜园有了简易码头,虽然不需要爬滩横了,但还得用小驳船渡人来往于客船和码头之间。直到1975年9月在位于泗礁岛最西端的李柱山修建了码头,才结束了客轮在嵊泗不能靠码头的历史。

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初,嵊泗与内陆的交通航线是:上海—泗礁—衢山—定海的循环航线,大家习惯称其为“三天两头班”,就是正常气象条件下隔天才能去同一个地方。浙江航运公司舟山分公司先后投入了多条客轮营运该航线,其中“浙江801”轮和“浙江815”轮营运时间最长。

记得小时候,应该是在20世纪60至70年代之间,每次父母带我们小孩回江苏老家,下午二三时从泗礁上客船,晚上9时左右轮船才缓缓驶入了黄浦江。随着人群,我们小孩子也挤到船栏杆旁边,

迎着风吹,惊讶地看着轮船在海面上划出的白色波浪,边上不时有各种各样的船只驰过,渐渐地,岸边各种高大的建筑和各种灯光组合成的景色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绚丽起来,“呜——呜——”长长的汽笛声响起,轮船靠上了十六铺码头。船靠码头一般都在晚上10时以后,我们收拾好行李下船乘公交车到亲戚家或去旅馆投宿,一般都要到下半夜了。那时旅馆紧张,有时开不到房间只得去住地下室通铺或浴室。

记得一次父亲带我们几个小孩回江苏老家过年,由于大雾,下船后已经是凌晨2时多了,父亲不好意思去打扰亲戚,便带我们几个寒夜里来到位于西藏中路上的星火日夜商店,那是一家24小时通宵服务的商店,店里的服务员态度热情,还免费提供热开水和凳子,父亲就给我们小孩买几个上海面包当夜餐,喝点热开水,歇一歇。天刚有点蒙蒙亮我们就乘公交车赶到长途汽车北站,买到头班车票,乘车回江苏老家去。

印象特别深的还有我同学父亲乘船的一件事。1978年,我的一位高中同学以嵊泗县高考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被厦门大学经济系录取。开学报到的时间快要到了,其父亲就陪他到上海,帮他买好火车票并送上火车后,按计划搭第二天晚上的航班回嵊泗,他自己留出十元钱当路费,其余都塞给了儿子。不想承,第二天台风影响沿海了,客船连续停航,很快他吃饭住宿的钱都不够了。

情急之下,同学的父亲沿着黄浦江找到了一艘停靠在专用码头上的嵊泗运输船,在熟人帮助下,在船上吃住了一周,直到大风减弱后,才乘便船回到泗礁。

我工作以后,常常要去定海。往往早上六七时就要从李柱山码头上船,轮船约航行6个小时,下午1时左右就可靠上定海道头客运码头,听到轮船的“呜——呜”汽笛鸣叫,我从睡着的硬板床上一骨碌翻身,退掉被服便随着人群挤上了码头。那时去定海出差最希望有几位熟人同行,一上船就去小卖部买几副扑克牌,几个行李箱并起来,四个人围坐一起玩开了。有时汽笛声响起时,还会说“今天船怎么这么早到啦”,真是意犹未尽。从定海回泗礁的船票要提前一天去买好,如果因大风停航过,那得一早起床,赶到道头航运公司售票处去排队买票,还经常只能买到站票。

时光飞逝,沧海桑田,如今嵊泗的交通出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这20多年,一艘艘新客轮,拉近了嵊泗对外的距离;一条条新航线,铺就了强县富民的新天地。目前嵊泗的客运航线有20多条,有客滚轮、高速轮等30余艘船只,还在4个乡镇建成直升机停机坪,开辟了岛际航空线路。

再回首,背影已远走。有过欢乐,有过悲伤,一晃多少年,载满无限怀念的“浙江801”轮、“浙江815”轮那一声声汽笛声长久地萦绕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老屋

□鱼享

其实就算没有刻意地去记忆或者回忆,但有的东西它就长存在那里了。有时做梦,会自动地浮现,比如我家的老屋。

坐北朝南,左右两间,小石头垒成的墙,外面抹了点石灰。木头门窗,竹篾披皮,小竹竿椽子,只有三根梁是稍粗一点的木头,上盖黑色的瓦片。

我家的老屋,在东海蓬莱一个偏僻的小乡村里。上世纪七十年代,母亲在一块废墟地上建起它,我们姐妹仨出生、成长在这里。我20岁那年,老屋才被拆掉。现在的房子,就是在它的地基上建起的。

童年的老屋是温馨的。老屋的东边是路,路外是广阔的水稻田,太阳一出,阳光就从窗户、门缝、屋顶钻进来。屋里静悄悄的,天不亮,我就出去劳作了,鸡和鹅也早放出去找吃的。“一点点,一咪咪,没有脚骨也会走”,灰尘就像外婆教我们猜的谜语那样,在阳光里跳舞。小孩子是自然醒,睁开眼,满屋亮堂,温暖,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

冬天下雪时,最欢喜的是坐在被窝里看窗外的雪。正对床的窗方方正正,一条窗格等距排列,原本墨绿色的油漆早已剥落。透过窗格可见前面人家的房子,雪均匀地撒在房顶。雪白的房顶衬着暗淡的窗,如一本童话书的封面。我瞪大眼睛傻傻地看,那封面被看久了,就幻化起来:轻轻晃动脑袋,房顶就在窗格里一格一格移动起来,雪的色彩也明暗交替层次分明起来;脑袋突然停止不晃了,那封面便

又定格了。眯一只眼,那封面就突然朝左或朝右跳动好几格;睁开眼,封面又乖乖跳回来了……那是个隐秘的游戏乐园,是我无意的发明,也是童年里我独享的快乐。

我们没有时间在老屋里闲聊,可是老屋不寂寞。母鸡和大白鹅一到傍晚,就都乖乖地走进灰塘里;老鼠和蛇是常客,据说,每一户人家都有“三蛇六老鼠”,有着某种神秘的讲究,伤害不得。我曾见过灰色的蛇从板壁上爬下来,钻进石灰裂开的石头墙里去了。也见过大老鼠从床顶跑过,小老鼠在床底下的泥洞里伸出头来,跟我比谁的眼睛更发亮;猫咪是很称职的,差不多每天能抓到老鼠,献宝似的在房中央耍;黄鼠狼经常半夜光顾,吓得鸡呼天抢地;黄蜂咬破竹竿,钻进去,做窝,一副不可侵犯的架势;麻雀、蝙蝠住在屋檐下,黑色的、白色的屎掉落下来,仿佛在争抢地盘,倒也一直相安无事。

老屋边的田真美。早稻晚稻轮流种,间隙时种用来当绿肥的苜蓿和紫云英。一大片的田,稻子成熟时的那种澄黄,紫云英开花时,绚烂的紫色,一直和最东边的云连起来,美得如梦如幻,妙不可言。

老屋的院子也很美。小碎石垒成的矮墙,很适合摆放破花盆、有漏洞的甕,种上宝石花、海绵花、石腊红正好;凤仙花、鸡冠花、小夜红、大夜红、美人蕉、绣球花、菊花在矮墙上随意生长;牵牛花、五角星花用它们自己喜欢的方式蔓延。我总是喜欢站

在矮墙边背书,闻着花香,背书也变得特别美好。老屋满墙的奖状纸似乎在阐释着什么叫“书中自有黄金屋”。夏天的晚上,我们用长凳、木板搭起简易床,睡在院子里。仰望星空,时不时有流星划过,月华和露水无声地洒进我童年的梦乡。

一年年,老屋经受着风雨的洗礼,它时不时撕开生活的伤口。在多台风的夏秋,我们总会多一些担惊受怕。风雨中,瓦片会被突然掀起,横飞出去,犹如一个个致命的暗器;竹篾披皮往两边滑落,还有破了烂了被老鼠咬的洞,雨水可以直接落入屋里,屋里到处是接漏水的盆和桶;东边的窗因无遮挡,经受的风雨更厉害。我经常跟在妈妈身后,猫着腰,顶着风雨出去,在妈妈往窗户上钉麻袋的时候,给妈妈递钉子。最残酷的记忆是那年我爹病重弥留之际,正是农历八月大风水,爹躺的大床上面漏水太严重了,妈只好把一床棉被铺在了床顶吸雨水。外面狂风暴雨,老屋里,一家之主的生命仅存一丝残喘。一个家,在风雨中飘摇……

我们慢慢长大,有了工作,妈妈的负担也减轻了不少。在我20岁那年,我们终于实现了理想:拆了老屋,在原址建一幢两层小楼。前几天,我整理旧照,看到一张我们在老屋南窗前的合照,照片里的我微微皱着眉,那可能是我惯常的表情。身后的老屋灰扑扑的,我的身高好像已经超过它了。老屋留在了过去的岁月里。但是和它有关的欢乐与悲痛,爱与哀愁,怎能忘怀。

吻（外二首）

□徐加和

那一夜我把一生最长的吻
刻在你如花的粉唇
月光印在窗外的湖里
如白银泻地叮当作响
那一夜一团火燃烧彼此的拥抱

湖边的垂柳依依如即将离别的情人
涟漪是此时的心情
心有灵犀一点通
夜风是一种柔情的语言
触摸内心的柔情与激情

这个尘世总有一人值得你牵挂
在孤独的月夜独行想起你的名字
铭刻一生一世
如那瓶青春的酒
越存越醇越存越烈

每一个长吻都是前世的记忆
慢慢苏醒如柳芽初萌
站在初秋的湖边
伊人何处寻觅?
那支烟一直在想你的午夜点燃

中年

人到中年 孤独感
如脸上的皱纹一年比一年深
如头顶的白发一年比一年多
午夜十二点失眠
坐在沙发上点燃夜的一支烟
孤独感就是撒在墙角的那堆旧报纸

人到中年 已习惯一个人散步
青春期众多的朋友在喧嚣处遗失
途经的风景依旧如故
曾经的豪情满怀如泄气的气球
散步纯粹是为了今后的健康
不再需要月光的浪漫情怀

人到中年 物是人非
想起去世的亲人只能扼腕叹息
再念几句南无阿弥陀佛
时光这台收割机匆匆走过
凌晨的嘉和园鸟鸣啾啾不息
依稀记得童年的那只小山雀
偶尔去星巴克喝一杯咖啡
寻找一点苦涩的滋味
仿佛诗与远方依旧在

像野草一样活着

年轻时羡慕草坪里的草
嫩嫩绿绿有人定时浇水修剪
过着贵族一样的生活
别惊动睡着的小草
一块设计精巧的牌子用中英文书写

人到中年我更艳羡窗前钟家山
漫山遍野的野草
无拘无束恣肆疯长
从不妒忌树的高大帅气
与风对话东倒西歪亦自在

几朵野花点缀 野草便乐开了花
每一场雨水都是节日的馈赠
一岁一枯荣的宿命坦然接受
一场春风便是旺盛的催生剂
像野草一样活着
你的头颅便昂然向天歌

一场野火烧尽野草的家园
没有哭泣 没有捶足顿胸
野草只相信立春和春分
春风依旧是这个尘世最美的语言
唤醒野草们前世的记忆
像漫山遍野的野草一样活着
无论前生与今世